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85

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185

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佛言：

「吾自念宿命，无数劫时，本为凡夫。初求佛道已来，精神受形，周遍五道。一身死坏，复受一身，生死无量。譬喻尽天下草木，斩以为筹，计吾故身，不能数矣。

「夫极天地之始终，谓之一劫，而我更天地成坏者，不可称载也。所以感伤世间贪意长流，没于爱欲之海，吾独欲反其源故，自勉而特出。是以世世勤苦，不以为劳；虚心乐静，无为无欲；**损**己布施，至诚守戒，谦卑忍辱，勇猛精进，一心思微学圣智慧。仁活天下，悲穷伤厄，慰沃忧戚，育养众生，救济苦人，承事诸佛，别觉真人，功勋累积，不可得记。至于昔者，定光佛兴世，有圣王名曰制胜治，在钵摩大国，民多寿乐，天下太平。时我为菩萨，名曰儒童；幼怀聪睿，志大包弘，隐居山泽，守玄行禅。闻世有佛，心独喜欢，披鹿皮衣，行欲入国。道经丘聚，聚中道士，有五百人。菩萨过之，终日竟夜，论道说义，师徒皆悦。临当别时，五百人各送银钱一枚，菩萨受之。

「入城见民，欣然忽忽，平治道路，洒扫烧香。即问行者：『用何等故？』行人答曰：『今日佛当来入城。』菩萨大喜，自念：『甚快！今得见佛，当求我愿。』

「语顷，王家女过，厥名瞿夷，挟水瓶持七枚青莲华。菩萨追而呼曰：『大姊且止！请以百银钱雇手中华。』女曰：『佛将入城，王斋戒沐浴，华欲上之，不可得也。』」

「又请曰：『姊可更取求。』雇二百三百不肯，即探囊中五百银钱，尽用与之。瞿夷念华，极直数钱，乃雇五百，贪其银宝，与五茎华，自留二枚。回别意疑：『此何道士，披鹿皮衣，裁蔽形体，不惜银钱宝，得五茎华？』」喜怡非恒，追呼：『男子！以诚告我，此华可得；不者夺卿。』菩萨顾曰：『买华从百钱至五百，以自交决，何宜相夺？』女曰：『我王家人，力能夺卿。』菩萨愿然曰：『欲以上佛，求所愿耳。』」

「瞿夷曰：『善！愿我后生，常为君妻，好丑不相离；必置心中，令佛知之。今我女弱，不能得前，请寄二华，以献于佛。』」菩萨许焉。

「须臾佛到，国王臣民，皆迎拜谒，各散名华，华悉堕地。菩萨得见佛，散五茎华，皆止空中，当佛上如根生，无堕地者。后散二华，又挟住佛两肩上。佛知至意，赞菩萨言：『汝无数劫，所学清静，降心弃命，舍欲守空，不起不灭，无猗之慈，积德行愿，今得之矣。』」因记之曰：『汝自是后，九十一劫，劫号为贤，汝当作佛，名释迦文(天竺语，释迦为能，文为儒，义名能儒)。』」

「菩萨已得记言，疑解望止；霍然无想，寂而入定。便速清静不起法忍，实时轻举，身升虚空，去地七仞，从上来下，稽首佛足。见地濯湿，即解皮衣，欲以覆之，不足掩泥，乃解发布地，令佛蹈而过。佛又称曰：『汝精进勇猛，后得佛时，当于五浊之世，度诸天人，不以为难，必如我也。』」

「菩萨承事定光，至于泥曰。奉戒护法，寿终即生第一天上，为四天王。毕天之寿，下生人间，作转轮圣王飞行皇帝——七宝自至，一、金轮宝，二、神珠宝，三、绀马宝朱鬣鬣，四、白象宝朱鬣尾，五、玉女宝，六、贤鉴宝，七、圣导宝——八万四千岁，寿终即上生第二忉利天上，为天帝释。寿尽又升第七梵天，为梵天王。如是上作天帝，下为圣主，各三十六反，周而复始。及其变化，随时而现，或为圣帝，或作儒林之宗，国师道士，在所现化，不可称记。

「菩萨于九十一劫，修道德，学佛意，通十地行，在一生补处。后生第四兜术天上，为诸天师，功成志就，神智无量。期运之至，当下作佛，托生天竺

迦维罗卫国，父王名白净，聪睿仁贤；夫人曰妙，节义温良。迦维罗卫者，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佛之威神，至尊至重，不可生边地，地为倾邪，故处其中。周化十方，往古诸佛兴，皆出于此。

「菩萨初下，化乘白象，冠日之精。因母昼寝，而示梦焉，从右肋入。夫人梦寤，自知身重，王即召问太卜，占其所梦。卦曰：『道德所归，世蒙其福，必怀圣子。』菩萨在胎，清净无有臭秽。于是群臣诸小国王，闻大王夫人有娠，皆来朝贺。菩萨于胎中，见外人拜，如蒙罗縠而视，阴以手攘之。攘之者意，不欲扰人也。自夫人怀妊，天为献饮食，自然日至，夫人得而享之，不知所从来，不复飧王厨，以为苦且辛。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，化从右肋生堕地，即行七步，举右手住而言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为尊。三界皆苦，何可乐者？』」

「是时天地大动，宫中尽明。梵释神天，皆下于空中侍。四天王接置金机上，以天香汤，浴太子身。身黄金色，有三十二相，光明彻照，上至二十八天，下至十八地狱，极佛境界莫不大明。当此日夜，天降瑞应，有三十二种：一者、地为大动坵墟皆平，二者、道巷自净臭处更香，三者、国界枯树皆生华叶，四者、苑园自然生奇甘果，五者、陆地生莲华大如车轮，六者、地中伏藏悉自发出，七者、中藏宝物开现精明，八者、篋笥衣被披在檐架，九者、众川万流停住澄清，十者、风雾云除空中清明，十一、天为四面细雨泽香，十二、明月神珠悬于殿堂，十三、宫中火烛为不复用，十四、日月星辰皆住不行，十五、沸星下现侍太子生，十六、释梵宝盖弥覆宫上，十七、八方之神捧宝来献，十八、天百味食自然在前，十九、宝瓮万口悬盛甘露，二十、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，二十一、五百白象子自然罗住殿前，二十二、五百白师子子从雪山出罗住城门，二十三、天诸嫫女现妓女肩上，二十四、诸龙王女绕宫而住，二十五、天万玉女把孔雀尾拂现宫墙上，二十六、天诸嫫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，二十七、天乐皆下同时俱作，二十八、地狱皆休毒痛不行，二十九、毒虫隐伏吉鸟翔鸣，三十、渔猎怨恶一时慈心，三十一、境内孕妇产者悉男，聋盲瘖哑癰残百疾皆悉除愈，三十二、树神人现低首礼侍。当此之时，壘场左右，莫不雅奇，叹未曾有。

「夫人即裹以白裘，乳母抱养，字名悉达。王告夫人：『子生非凡，吾国有道人，名曰阿夷，年百余岁，耆旧多识，明晓相法；今欲共行相子可乎？』夫人曰：『佳！』即严驾白象，导从伎乐，出诣道人，赐黄金白银各一囊，道人不受。披裘相太子，见有三十二相：躯体金色，顶有肉髻，其发绀青，

眉间白毫，项有日光，目睫绀色，上下俱瞬，口四十齿，齿白齐平，方颊车广，长舌七合，满师子膺，身平正，修臂指长，足跟满安平趾，手内外握，合缦掌手，足轮千辐理，阴马藏，鹿膺肠，钩锁骨，毛右旋，一一孔一毛生，皮毛细软，不受尘水，胸有万字。阿夷见此，乃增叹流泪，悲不能言。

「王夫人惧，拜手而问：『有不祥乎？愿告其意。』举手答曰：『吉无不利！敢贺大王，得生此神人。昨暮天地大动者，其正为此矣。我相法曰：「王者生子，而有三十二大人相者，处国当为转轮圣王，主四天下，七宝自至，行即能飞，兵仗不用，自然太平。若不乐天下，而弃家为道者，当为自然佛，度脱万姓。」伤我年已晚暮，当就后世，不覩佛兴，不闻其经，故自悲耳。』

「王深知其能相，为起宫室，作三时殿，各自异处——雨时居秋殿，暑时居凉殿，寒雪时居温殿——选五百妓女，择取端正，不肥不瘦，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，才能巧妙，各兼数妓；皆以白珠名宝，璎珞其身，百人一番，迭代宿卫。其殿前列种甘果树，树间浴池，池中奇华异类之鸟，数千百种，严饰光目，趣悦太子意，不欲令学道。宫墙牢固，门开闭声，使闻四十里。太子生日，王家青衣，亦生苍头，厩生白驹，及黄羊子。奴名车匿，马名捷陟。王后常使车匿侍从，白马给乘。

「适生七日，其母命终，以怀天人师功福大故，上生忉利，封受自然。菩萨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，因其将终，而从之生。

「及至七岁，而索学书，乘羊车诣师门。时去圣久，书缺二字，以问于师，师不能达，反启其志。至年十岁，妙才益显。太子有从伯仲之子兄弟二人，长名调达，其次曰难陀。调达虽有高世之才，自然难暨，然而自憍，常怀嫉意。请戏后园，的附铁鼓，俱挽强而射之。太子每发，中的彻鼓。二人不如，以为鄙耻。久后又请，手搏于王前，要不如者，灌之以水。太子慈仁，虽擗昆弟，不令身痛。二人久后复请力。难陀前牵鼻象，掣之至庭；调达力壮，挽而扑之；太子含笑，徐前接象，举掷墙外，使无死伤。于是二人，乃觉不如；王与左右，益知非恒。

「至年十四，启王出游，欲观施为。王勅令左右百官导从。始出城东门，天帝化作病人，身瘦腹大，倚门壁而喘息。太子问曰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其仆曰：『病人也。』『何谓为病？』对曰：『凡病者，皆由风寒，或热或冷，此人必以饮食不节、卧起无常，故得斯病。』太子曰：『一何苦哉！吾处富

贵，饮食快口，亦有不节，当复有病，与此何异？』即回车还，悲念人生俱有此患，岂以豪强，独得免耶！遂忧不食，自念不能婴此病也。王问其仆：『太子出游，宁不乐乎？』对曰：『逢见病人，以此不悦。』王即增五百妓女，昼夜娱乐之。王心愁忧，恐其学道。数年小差，即复白王：『闭在宫中，其日致久，思欲出游。』王不忍拒，预勅国中，太子当出，无令疾病诸不洁净在道侧也。

「太子驾乘，出南城门。天帝复化作老人，头白背偻，拄杖羸步。太子问曰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其仆曰：『老人也。』『何如为老？』对曰：『年耆根熟，形变色衰，饮食不化，气力虚微，坐起苦极，余命无几，故谓之老。』太子曰：『有何乐哉！日月流迈，时变岁移，物生于春，秋冬悴枯，老至如电，身安足恃？』回车而还，愍念人生丁壮不久，有老有病，其痛难忍，吾不能久居天下婴此苦也，又忧不食。王悔令出，复增五百妓女，以娱乐之。

「数年小差，复欲出游。王曰：『汝每出观，还輒不乐，唯忧消瘦，又出何为？』太子曰：『念彼苦耳，年大当差。』王勅国中，莫使老病诸不洁净在道侧也。

「太子驾乘，出西城门。天帝复化作死人，室家男女，持幡随车，啼哭送之。太子又问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其仆曰：『死人也。』『何如为死？』曰：『死者尽也，寿有长短，福尽命终，气绝神逝，形骸消索，故谓之死。人物一统，无生不终。』

「太子曰：『夫死痛矣，精神剧矣！生当有此老病死苦，莫不热中，迫而就之，不亦苦乎？吾见死者，形坏体化，而神不灭，随行善恶，祸福自追，富贵无常，身为危城。是故圣人，常以身为患；而愚者保之，至死无厌。吾不能复以死受生，往来五道，劳我精神。』回车而还，愍念天下有此三苦，忧不能食。王益不乐，曰：『国是汝有，当理人物，何为远虑，以自疲苦？』复增五百妓女，以娱乐之。

「太子至年十七，王为纳妃，简阅国中名女数千，无可意者。最后一女，名曰瞿夷，端正好洁，天下第一；贤才过人，礼义备举，是则宿命卖华女也。太子虽纳，久而不接，妇人之情欲有附近之意，太子曰：『常得好华，置我中间，共视之，宁好乎？』瞿夷即具好华，又欲近之。太子曰：『却此华，有汁污瘀床席。』久后复曰：『得好白[迭*毛]，置我中间，两人观之，不亦好乎？』妇即具[迭*毛]，又有近意。太子曰：『却汝，有污垢，必污此[迭*

毛]。』妇不敢近。傍侧侍女，咸有疑意，谓不能男。太子以手指妃腹曰：『却后六年，尔当生男。』遂以有身。

「于是太子，复启游观。出北城门，天帝复化作沙门，法服持钵，视地而行。太子问曰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其仆曰：『沙门也。』『何谓沙门？』对曰：『盖闻，沙门之为道也，舍家妻子，捐弃爱欲，断绝六情，守戒无为，其道清静，得一心者，则万邪灭矣。一心之道，谓之罗汉。罗汉者真人也，声色不能污，荣位不能屈，难动如地，已免忧苦，存亡自在。』太子曰：『善哉！唯是为快。』即回车还。斋思不食，念道清静，不宜在家，当处山泽，研精行禅。瞿夷心疑，知其欲去，坐起不离其侧。至年十九，四月八日夜，天于窻中，叉手白言：『时可去矣！』太子仰而答曰：『迫有侍卫，欲去无从？』天神即厌其妻、诸妓女辈，皆令卧睡。

「太子徐起，听妻气息，视众伎女，皆如木人，百节空空，譬如芭蕉。中有乱头猗鼓，委担伏琴，更相荷枕，臂脚垂地，鼻涕目泪，口中流涎。琴瑟箏笛，乐器纵横，鸱鸢鸳鸯，警备之辈，皆悉淳昏而卧。太子遍观，旋视其妻，具见形体，发爪髓脑，骨齿髑髅，皮肤肌肉，筋脉肪血，心肺脾肾，肝胆肠胃，屎尿涕唾，外为革囊，中盛臭处，无一可奇；强熏以香，饰以华彩。譬如假借当还，亦不得久计，百年之寿，卧消其半；又多忧患，其乐无几。淫媿败德，令人愚痴，非彼诸佛别觉真人所称誉也。故曰：『贪淫致老，瞋恚致病，愚痴致死。除此三者，乃可得道。』

「一心念是已，便起瞻沸星，夜其过半，见诸天，于上叉手，劝太子去。即呼车匿，徐令被马，褰裳跨之，徘徊于庭，念开门当有声。天王维睽，久知其意，即使鬼神，捧举马足，并接车匿，踰出宫城，到于王田阎浮树下。明日宫中骚动，不知太子所在，千乘万骑，络绎而追。王因自到田上，遥见太子，坐于树下。日光赫烈，树为曲枝，随荫其躯。王悚然悟惊，乃知其神，不识下马，为作礼时，太子亦即前拜曰：『自我为子，希曾出国，今一适此，大王何宜枉来，愿用时还。今我所以欲离世者，以自所见，恩爱如梦，室家欢娱，皆当别离。贪欲为狱，难得免出。故曰：「以欲网自蔽，以爱盖自覆，自缚于狱，如鱼入笥口，为老死所伺，如犊求母乳。吾恒以是，常自觉悟，愿求自然，欲除众苦。诸未度者，吾欲度之；诸未解者，吾欲解之；诸不安者，吾欲安之；未见道者，欲令得道。故欲入山求我所愿，得道当还，不忘此誓。』」

「王知其志固，惘然不知所言。便自还宫，谓瞿夷曰：『如吾子心，清白难动如地，不乐富贵，不慕于天下，唯道是欲，自期必逮。』」

「于是太子，攀树枝见耕者，垦壤出虫，鸟随啄吞，感伤众生，鱼鳞相咀，其不仁者，为害滋甚，死堕恶道，求出良难。诸天虽乐，而亦非常，福尽则惧，罪至亦怖，祸福相承，生死弥久。观见人间，上至二十八天，贵极而无道，皆与地狱对门。三恶道处，痛酷百端，欢乐暂有，忧畏延长。天地之间，无一可奇，吾不能复为欲惑矣。」

「即起上马，将车匿前行数十里，忽然见主五道大神，名曰贲识，最独刚强，左执弓，右持箭，腰带利剑，所居三道之衢：一曰天道，二曰人道，三曰三恶道，此所谓死者魂神，所当过见者也。太子到问：『何道所从？』贲识惶遽，投弓、释箭、解剑，逡巡示以天道曰：『是道可从。』」

「行数十里，逢两猎客，太子自念：『我已弃家，在此山泽，不宜如凡人被服宝衣，有欲态也。』乃脱身宝裘，与猎者贸鹿皮衣。到前下马，遣车匿还。车匿长跪曰：『今随大天，不可独还。』太子曰：『汝可径归，上白大王，及谢舍妻，今求无为大道，勿以我为忧。』即脱宝冠及着身衣，悉付车匿。于是白马，屈膝舐足，泪如连珠。车匿悲泣，随路而啼。顾视太子，已被鹿皮衣，变服去矣。」

「车匿步牵马还，宫都中外，莫不惆怅。瞿夷啼哭，自投殿下曰：『我望太子，如渴欲饮，汝今与马返独空归？』前抱马颈，问太子所在。车匿曰：『太子上白大王及谢舍妻，今求无为大道，勿以我为忧。』瞿夷啼哭曰：『一何薄命，生亡我所天。为在何许？当那求之？』抚马背曰：『太子乘汝出，汝何独来归？』举国人民，莫不歔歔。王悲噢咿，涕泣交流，谓瞿夷曰：『如吾子所觉，老病死苦，实为大患。此神人也，其生之日，上帝亲下，万神侍卫，符瑞光相，非世所见。阿夷相言：「若不乐天下，而弃家为道者，必为自然佛，当度脱万姓。」今辞学道，乃自然乎？』」

「王欲解瞿夷意，亦自感激，即选国中豪贤，得数千人，择有累重多子孙者，取五人现之。王曰：『汝等于家长子抱孙，独曰欢耶？吾有一子未曾出门，一旦舍我，远涉深山，溪谷险阻，吉凶之难，寒暑饥渴，谁得知者？烦卿五人，各遣一子，追求索之，得必随侍。如有中道委而还者，吾灭汝族属。』于是阿若拘邻等五人，受命追太子。及于深山，随侍数年。太子不与语，自行如故，陟涉山岗，蔓踰深谷。五人苦之，言：『此狂人耳，何道之

有？行不择路，奚可随也？设委还者，王灭吾家，不如止此。』五人所止，有好泉水，甘果不乏。

「太子自去，踰越名山，经摩竭界。瓶沙王出田猎，遥见太子，行山泽中。即与诸耆长大臣，俱追见之。王曰：『太子生多奇异、形相炳着，当君四天下，为转轮圣王，四海颺颺，冀神宝至。何弃天位，自放山藪？必有异见。愿闻其志。』太子答曰：『以吾所见，天地人物，出生有死，剧苦有三，老病死痛，不可得离。计身为苦器，忧畏无量，若在尊宠，则有僇佚，贪求快意，天下被患，此吾所厌，故欲入山以修其志。』诸耆长曰：『夫老病死，自世之常，何独豫忧，乃弃美号，隐遁潜居，以劳其形，不亦难乎？』

「太子答曰：『如诸君言，不当豫忧。使吾为王，老到病至，若当死时，宁有代我受此厄者不？如无有代，胡可勿忧！天下虽有慈父孝子，爱彻骨髓，至病死时，不得相代；若此伪身，苦至之日，虽居高位，六亲在侧，如为盲人设烛，何益于无目者乎？吾观众行，一切无常，皆化非真，乐少苦多，身非己有，世间虚无，难得久居。物生有死，事成有败，安则有危，得则有亡，万物纷扰，皆当归空。精神无形，躁浊不明，行致死生之厄，非直一受而已。但为贪欲，蔽在痴网，没生死河，莫之能觉。故吾欲一心思四空净，度色灭慧，断求念空，无所适莫，是将反其源，而归其本，始出其根，如我愿得，乃可大安。』

「瓶沙王喜曰：『善哉！菩萨志妙，世间难有，必得佛道，愿先度我。』太子默然而逝。当度尼连禅河，天神为止流令中暂干。太子渡河，行数十里，见三梵志，各与弟子，索居溪边。过问其道，自称言：『吾事梵天，奉于日月，日修火祠，唯水是净。』菩萨答曰：『是故生死道耳！水不常满，火不久热，日出则移，月满则亏，道在清虚，水焉能令人心净？』伤之而去，行起慈心，遍念众生老耄专愚，不免疾病，死丧之痛，欲令解脱以一其意，而起悲心。愍伤一切，皆有饥渴寒暑、得失罪咎艰难之患，欲令安隐以一其意，而起喜心。念诸世间，皆有忧苦恐怖遭逢之患，欲令恬淡以一其意，而起护心。欲度五道八难之生，愚蔽矇闇，不见正道，念欲成济，使得无为，以一其意，得善不喜、逢恶不忧，舍世八事，利衰毁誉称讥苦乐，不以倾动。

「既历深山，到幽闲处，见贝多树，四望清静。自念：『我已弃家，在此山泽，不宜复饰发如凡人意。以有栉梳汤沐之念，则失净戒。正定。慧。解。度知见意，非道之纯、污清净行。当作沙门如菩萨法。』天神

奉剃刀，须发自堕，天受而去。菩萨即拾稊草，以用布地，正基坐，叉手闭目，一心誓言：『使吾于此肌骨枯腐，不得佛，终不起。』天神进食，一不肯受。天令左右，自生麻米，日食一麻一米，以续精气。端坐六年，形体羸瘦，皮骨相连，玄清靖漠，寂默一心。内思安般，一数、二随、三止、四观、五还、六净，游志三四，出十二门，无分散意。神通微妙，弃欲恶法，无复五盖，不受五欲。众恶自灭，念计分明，思想无为，譬如健人得胜怨家，意以清静，成一禅行。心自开解，却情欲意，无恶可改，不复计视，念思已灭。譬如山顶之泉，水自中出，盈流于外，溪谷雨潦，无缘得入。恬淡守一，欣然不移，成二禅行。又弃喜意，唯见无淫，外诸好恶，一不得入，内亦不起，心正身安，譬如莲华根在水中，华合未开，根茎枝叶，润渍水中，以净见真，成三禅行。弃苦乐意，无忧喜想，心不依善，亦不附恶，正在其中；如人沐浴洁净，覆以鲜好白[迭*毛]，中外俱净，表里无垢，喘息自灭，寂然无变，成四禅行。譬如陶家和埴调柔，中无沙砾，在作何器，精进开发，无所不能，以得定意；不舍大悲，智慧方便，究畅要妙，通三十七道品之行——所谓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念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、八道——周而复始，无复瑕秽，意在三向：一惟向空，念灭不散，无操无舍；二向无想，心定不起，好恶不思。三向不愿，不乐三界，不复生苦。便得三活：一离贪欲，二离瞋恚，三离愚痴，无复罣碍。

「于是第六化应声天，天上魔王，见菩萨清静无欲，精思不懈，心中烦毒，饮食不甘，伎乐不御，念：『是道成，必大胜我。欲及其未作佛，当坏其道意。』魔子萨陀，前谏父曰：『菩萨行净，三界无比，以得自然神通，众梵诸天亿百，皆往礼侍，此非天王所当沮坏，无为兴恶自亏福也。』魔王不听，召三玉女：一名欲妃，二名悦彼，三名快观，使行坏菩萨意。三女皆被罗縠之衣，服天名香瓔珞珠宝，极为妖冶巧媚之辞，欲乱其意。菩萨心净，如琉璃珠，不可得污。三女复白曰：『仁德至重，诸天所敬，应有供养故天献我。我等好洁，年在盛时，天女端正，莫有殊我者，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。』

「菩萨答曰：『汝宿有福，受得天身，不惟无常，而作妖媚，形体虽好，而心不端。譬如画瓶中盛臭毒，将以自坏。有何等奇，福难久居，淫恶不善，自亡其本。死即当堕三恶道中，受鸟兽形，欲脱致难。汝辈乱人正意，非清净种，革囊盛屎而来，何为？去！吾不用汝。』其三玉女，化成老母，不能自复。魔王益忿，更召诸鬼神，合得一亿八千万众，皆使变为师子熊罴、虎兕象龙牛马、犬豕猴猿之形，不可称言。虫头人体，虬蛇之身，鼃龟之首而

六目，或一颈而多头，齿牙爪距，担山吐火，雷电四绕，攫持戈矛。菩萨慈心，不惊不怖，一毛不动，光颜益好。鬼兵退散，不能得近。魔王自前，与佛相难诘，其辞曰：

「『比丘何求坐树下，
云起可畏窈冥冥，
乐于林藪毒兽间；
天魔围绕不以惊？』」

「『古有真道佛所行，
其城最胜法满藏，
恬憒为上除不明；
吾求斯座决魔王。』」

「『汝当作王转金轮，
所受五欲最无比，
七宝自至典四方；
斯处无道起入宫。』」

「『吾观欲盛吞火铜，
得王亦有老死忧，
弃国如唾无所贪；
去此无利勿妄谈。』」

「『何安坐林而大语，
不见我兴四部兵，
已见猴猿师子面，
皆持刀剑攫戈矛，
委国财位守空闲；
象马步兵亿八千。
虎兕毒蛇豕鬼形；
超踔哮吼满空中。』」

「『设复亿姪神武备，
矢刃火攻如风雨，
魔有本愿令我退，
今汝福地何如佛，
为魔如汝来会此；
不先得佛终不起。
吾亦自誓不虚还；
于是可知谁得胜！』」

「『吾曾终身快布施，
比丘知我宿福行，
故典六天为魔王；
自称无量谁为证？』」

「『吾昔行愿从定光，
怒畏想尽故坐斯，
我所奉事诸佛多，
仁戒积德厚于地，
受别为佛释迦文；
意定必解坏汝军。
财宝衣食常施人；
是以脱想无患难。』」

「菩萨即以智慧力，
应时普地砰大动，
伸手案地是知我；
魔与官属颠倒堕。』」

魔王败绩怅失利， 昏迷却踞前画地；
其子又晓心乃悟， 实时自归前悔过：

「『吾以不复用兵器， 等行慈心却魔怨；
世用兵器动人心， 而我以等汝众生。
若调象马虽已调， 然后故态会复生；
若得最调如佛性， 已如佛调无不仁。』

「姩天见佛擒魔众， 忍调无想怨自降；
诸天欢喜奉华臻， 非法王坏法王胜。
本从等意智慧力， 慧能实时攘不祥；
能使怨家为弟子， 当礼四等道之证。
面如满月色从容， 名闻十方德如山；
求佛像貌难得比， 当稽首斯度世仙。

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

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「菩萨累劫清净之行，至儒大慈，道定自然，忍力降魔，鬼兵退散，定意如故。不以智虑，无忧喜想，是日初夜，得一术阁，自知宿命，无数劫来，精神所更，展转受身，不可称计，皆识知之。至二夜时，得二术阁，悉知众生心中所念，善恶殃福，生死所趣。至三夜时，得三术阁，漏尽结解，自知本昔久所习行四神足念：精进定、欲定、意定、戒定，得变化法。所欲如意，不复用思，身能飞行，能分一身，作百作千，至亿万无数，复合为一；能彻入地，石壁皆过，从一方现，俯没仰出，譬如水波；能身中出水火，履水行虚，身不陷坠；坐卧空中，如鸟飞翔；立能及天，手扞日月；欲身平立，至梵自在；眼能彻视，耳能洞听，意悉预知，诸天、人、龙、鬼神、蚊行蠕动之类，身行口言心所欲念，悉见闻知。诸有贪淫无贪淫者，有瞋恚无瞋恚者，有愚痴无愚痴者，有爱欲无爱欲者，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，有内外行无内外行者，有念善无念善者，有一心无一心者，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，一切悉知。

「菩萨观见天上、人中、地狱、畜生、鬼神五道，先世父母兄弟妻子，中外姓字，一一分别；一世十世，百千万亿无数世事，至于天地一劫崩坏空荒之时，一劫始成，人物兴时，能知十劫百劫，至千万亿无数劫中，内外姓字，衣食苦乐，寿命长短，死此生彼，展转所趣。从上头始，诸所更身，生长老终，形色好丑，贤愚苦乐，一切三界，皆分别知。见人魂神，各自随行，生五道中，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作鬼神，或生天上，或入人形，有生豪贵富乐家者，有生卑鄙贫贱家者，知诸众生，或五阴自蔽：一色像，二痛痒，三思想，四行作，五魂识；皆习五欲：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贪香，舌贪味，身贪细滑；牵于爱欲，或于财色，思望安乐，从是生诸恶本，从恶致苦。能断爱习，不随淫心，大如毛发，受行八道，则众苦灭矣。譬如无薪亦复无火，是谓无为度世之道。

「菩萨自知，已弃恶本，无淫怒痴，生死已除，种根已断，无余栽栴，所作已成，智慧已了。明星出时，廓然大悟，得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。得佛十八法，有十神力、四无所畏。佛十八法者，谓从得佛，至于泥曰：一、无失道，二、无空言，三、无忘志，四、无不静意，五、无若干想，六、无不省视，七、志欲无减，八、精进无减，九、定意无减，十、智慧无减，十一、解脱无减，十二、度知见无减，十三、古世之事悉知见，十四、来世之事悉知见，十五、今世之事悉知见，十六、览众身行化以始所知，十七、览众言行化以始所知，十八、览众意行化以始所知。是为佛十八不共之法。

「十神力者，佛悉知见深微隐远是处非处，明审如有，一力也；佛悉明知来今往古所造行地所受报应，二力也；佛悉分别天人众生彼彼异念，三力也；佛悉知众生若干种语及度世语，四力也；佛悉了知世间杂种无量情态，五力也；佛能现禅解定行除众劳诤，六力也；佛知欲缚，知缚解要在所宜行，七力也；佛智如海善言无量，追识一切宿命所更，八力也；佛天眼净，见人物死，神所出生，善恶殃福，随行受报，九力也；佛漏已尽，无复缚着，神真睿智，自知见证，究畅道行，可作能作，无余生死，其智明审，是为佛十神力也。

「四无所畏者：佛神智正觉，无所不知，愚惑相言：『佛未悉知。』至于梵摩众圣，皆莫能论佛之智故，独步不惧，一无畏也；佛漏已尽悉知，愚惑相言：『佛漏未尽。』至于梵摩众圣，莫能论佛之志故，独步不惧，二无畏也；佛说经戒天下诵习，愚惑相言：『佛经可遏。』至于梵摩众圣，莫能论毁佛之正经故，独步不惧，三无畏也；佛现道义，言真而要，能度苦厄，愚

惑相言：『佛不能度苦。』至于梵摩众圣，莫能论佛正道故，周行不惧，四无畏也。

「佛得定意，一切知见，坐自念言：『是实微妙，难知难明，甚难得也。高而无上，广不可极；渊而无下，深不可测；大包天地，细入无间。昔定光佛时，别我为佛，名释迦文。今果得之。从无数劫，勤苦所求，适今得耳。自念宿命，诸所施为，慈孝仁义，礼敬诚信，中正守善，虚心学圣，柔弱净意，行六度无极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。习四等心，慈悲喜护；养育众生，如视赤子；承事诸佛，积德无量；累劫勤苦，不望其功，今悉自得。』喜自说曰：

「今觉佛极尊， 弃淫净无漏，
一切能将导， 从者必欢预。
夫福之报快， 妙愿皆得成，
愍疾得上寂， 吾将逝泥洹。」

「佛初得道，自知食少身体虚轻，徐起入水洗浴，毕欲上岸，天按树枝，得攀而出，旋往树下。有五百青雀，飞来绕佛，三匝而去。复有长者女，始嫁有愿生子男者，当作百味之糜，祠山树神。后生得男，喜即作糜，盛以金钵，其女泻糜，釜杓不污；女益珍敬，即与数女，俱入山中，望见好树，即遣婢先往扫除；婢到见佛，不知何神，还报女言：『有神在树下坐。』女令婢戴百味之糜置头上前，长跪上食并金钵。佛言：『汝等能有善意，必以现世得福见谛。』众女遥拜而退，佛便食糜已，念先三佛初得道时，皆有献百味之食并上金钵如此器者，今皆在文邻龙所。佛即掷钵水中，自然逆流，上水七里，堕前三钵上，四器共累，相类如一。龙王欢喜，知复有佛。」

「佛定意七日，不动不摇。树神念：『佛新得道，快坐七日，未有献食者，我当求人令饭佛。』时适有五百贾人，从山一面过，车牛皆蹶不行。中有两大人，一名提谓，二名波利，怖还与众人俱诣树神请福，神现光像言：『今世有佛，在此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，未有献食者。汝曹幸先能有善意，必获大福。』贾人闻佛名，皆喜言：『佛必独大尊，天神所敬，非凡品也。』即和麩蜜，俱诣树下，稽首上佛。」

「佛念先古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钵，不宜如余道人手受食也。时四天王，即遥知佛当用钵，如人屈申臂顷，俱到颍那山上；如意所念，石中自然出四钵，香净洁无秽。四天王各取一钵，还共上佛：『愿哀贾人，令得大福。方

有铁钵，后弟子当用食。』佛念取一钵不快余三意，便悉受四钵，累置左手中，右手按之，合成一钵，令四际现。佛受麩蜜，告诸贾人：『汝当归命于佛，归命于法，方有比丘众，当预自归。』即皆受教，各三自归。佛起于异处食毕，祝愿贾人言：『今所布施，欲使食者，得充气力；当令施家，世世得愿，得色得力，得瞻得喜，安快无病，终保年寿；诸邪恶鬼，不得娆近；以有善意，立德本固；诸善鬼神，常当拥护；开示地道，得利谐偶；不使迤蹇，无复艰患；人有正见，以信喜敬；洁净不悔，施道德者；福德益大，所随转胜，吉无不利。日月五星，二十八宿，天神鬼王，常随护助；四天大王，赏别善人，东提头赖、南维睽文、西维楼勒、北拘均罗，当护汝等令不遭横；能有慧意，研精学问，敬佛法众，弃捐众恶，不自放恣。现受吉祥，种福得福，行道得道，以先见佛一心承奉，当为从是致第一福。现世获佑，快解见谛，富乐长寿，自致泥洹。』

「时麩蜜冷，佛腹内风起，帝释即知，应时到阎浮提界上，取药果名呵梨勒，来白佛言：『是果香美可服，最除内风。』佛便食之，风即除去。起到文邻瞽龙无提水边，坐定七日，不喘不息；光照水中，龙目得开，自识如前，见三佛光明，目辄得视。龙王欢喜沐浴，名香栴檀苏合出水；见佛相好光影如树有华，前绕佛七匝，身离佛围四十里；龙有七头，罗覆佛上；欲以障蔽蚊虻寒暑，时雨七日，龙一心不饥不渴。七日雨止，佛悟，龙化作年少道人，着好服饰，稽首问佛：『佛得无寒、得无热、得无为蚊虻所娆近耶？』

「佛时答言：

「『久得在屏处，	思道其福快；
昔所愿欲闻，	今以悉知快；
不为彼所娆，	能安众生快；
度世三毒灭，	得佛泥洹快；
生世得覩佛，	闻受经法快；
得与辟支佛，	真人会亦快；
不与愚从事，	得离恶人快；
有黠别真伪，	知信正道快。』

「佛告龙王：『汝当复自归于佛，自归于法，自归于比丘僧。』即受三自归。诸畜生中，是龙为先见佛。佛以神足，移坐石室，自念本愿，欲度众生。思惟：『生死本从十二因缘法起，法起故便有生死；若法灭者生死乃

尽。作是故自得是，不作是是便息。一切众生，意为精神，窈窈冥冥，恍忽无形，自起识想，随行受身；身无常主，神无常形，神心变化，躁浊难清；自生自灭，未曾休息；一念去，一念来；若水中泡，一滴灭一复兴；至于三界欲。色。无色，九神所止皆系于识，不得免苦；昧昧然不自觉，故谓之痴，莫知要道。夫道至妙，虚寂无念，不可以凡世间意知。世间道术九十六种，各信所事，孰知其惑？皆乐生求安，贪欲嗜味，好于声色，故不能乐佛道。佛道清静，空无所有；凡计身万物不可得常有，设当为说，天下皆苦；空无所有，谁能信者？枯苦我耳。』意欲默然，不为世间说法，便入定意。

「佛放眉中光，上照七天。梵天知佛欲取泥洹，悲念：『三界皆为长衰，终不得知度世之法，死即当复堕三恶道，何时当脱？天下久远乃有佛耳，佛难得见若优昙华，今我当为天人请命求哀于佛，令止说经。』即语帝释，将天乐般遮伎下到石室。佛方定意觉，般遮弹琴而歌。其辞曰：

「『听我歌十力，	弃盖寂定禅；
光彻照七天，	德香踰栴檀。
上帝神妙来，	叹仰欲见尊；
梵释赍敬意，	稽首欲受闻。
佛所本行愿，	精进百劫勤；
四等大布施，	十方受弘恩。
持戒净无垢，	慈软护众生；
勇决入禅智，	大悲敷度经。
苦行积无数，	功勋成于今；
戒忍定慧力，	动地魔已擒。
德普盖天地，	神智过灵圣；
相好特无比，	八声震十方。
志高于须弥，	清妙莫能论；
永离淫怒痴，	无复老死患。
唯哀从定觉，	愍伤诸天人；
为开法宝藏，	敷惠甘露珍。
令从忧畏解，	危厄得以安；
迷惑见正道，	邪疑覩真言。
一切皆愿乐，	欲听受无厌；
当开无死法，	垂化于无穷。』

「佛意悉知，便从定觉。梵天白佛言：『从久远以来，适复见佛耳。诸天喜踊，欲闻佛法，当为世间说经，愿莫般泥洹。众生愚闇，无有慧眼，唯加慈导，令得解脱。诸天人中，多有贤善，好道易解，亦有精进，能受戒法。畏于地狱三恶道者，愿开法藏，为现甘露，受者必多。天下无佛时，我见余道人，具有三毒自意合作经典。人尚学其不至诚法，何况佛之清净无淫怒痴？愿佛说法，使众生得闻至诚之道。』」

「佛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梵天！欲广施安，救诸世间，抚利宁济，乐使解脱。我念世间，贪爱嗜欲，堕生死苦，少能自觉本从十二因缘起，痴缘痴，行缘行，识缘识，名像缘名像，六入缘六入，更乐缘更乐，痛缘痛，爱缘爱，受缘受，有缘有，生缘生老死忧悲苦闷心恼；大患其有，精神从爱，转受生死。欲得道者，当断贪爱灭除情欲，无为无起，然则痴灭，痴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像灭，名像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痛灭，痛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闷心恼大患皆尽；是谓得道。唯佛觉此，微妙难明。夫此清净无愚痴想，不可以世间凡夫意知。天下道术，九十六种，各有所事，或事天地日月五星，或事水火鬼神龙神，皆乐生求安，贪欲嗜味，好于声色，故不能乐佛道，不闻佛经，不知要法。凡人意异，计身万物谓可常有，设当为说，目之所见，万物无常，有身皆苦，身为非身，空无所有，亲戚家属，悉非人所。正言似反，谁能信者？吾为枯苦，不如取泥洹，故欲不言耳。』」

「梵天复曰：

「『从无数劫人在世间生死， 唯佛经难得闻，
从佛在世能度极者， 今以得愿人中难有，
尊极无佛比， 是故稽首礼。
世间缚着为久在冥， 今十力兴神智无量，
当开法藏施慧光明， 照诸天人令得开解，
佛能度一切， 是故愿自归。
从本发意誓为苦人， 劳谦积德行愿已成，
无明老死长衰可悲， 当施法药救诸病痛，
慈哀无过佛， 是故稽首请。』」

「佛已可梵天，念：『谁可先度者？昔者父王遣五人侍我，今在山中。』即复道还，五人见佛，自相谓言：『是人来者，慎莫与起也。』佛到，五人皆起，不觉作礼。时佛言：『卿等持心，何无牢固？属言莫起，何以作礼？』」

五人不对，愿为弟子。佛即手摩其头，以为沙门。还道树下各坐思惟。佛又复念：『此间有优为迦叶——大明勇健，有好名字，国王吏民，皆共事之一——与五百弟子，在尼连禅水边。欲先开化令解，欢喜信乐佛法；尔乃余人，当随而学。』即往从之。迦叶见佛，即来起迎，赞言：『幸甚，大道人善来相见，消息安不？』佛即答言：『无病第一利，知足第一富，善友第一厚，无为第一安。』

「迦叶曰：『有何勅使？』佛言：『欲报一事，傥不瞋恚，烦借火室，一宿之间。』」曰：『不爱也。中有毒龙，恐相害耳。』佛言：『无苦。龙不害我。』重借至三。迦叶言：『然，大道人德高，能居中者大善。』佛即澡洗前入火室，持草布地，适坐须臾，毒龙瞋恚，身中出烟；佛亦现神，身中出烟。龙大忿怒，身皆火出；佛亦现神，身出火光。龙火佛光，于是俱盛，石室尽燃，其炎烟出，如失火状。迦叶夜起，相视星宿，见火室洞然，噫噫言：『咄！是大沙门端正，可惜不随我语，竟为毒火所害。』佛知其意，于其室内，以道神力，灭龙恚毒，降伏龙身，化置钵中。迦叶惶遽，令五百弟子人，持一瓶水，就掷灭火；而一瓶者，更成一火，师徒益怖，皆言：『咄咄！杀是大沙门。』明旦佛持钵盛龙而出，迦叶惊喜问：『大道人乃尚活耶？器中何等？』佛答言：『然，吾自活耳。是钵中者，可言毒龙，众人所畏，不敢入室者也。今者降之，已受戒矣。』迦叶自以得道，谓佛非真，顾语弟子：『是大沙门极神，虽尔未及于道，不如我得罗汉也！』

「佛复移近迦叶，坐一树下，夜第一四天王俱下听佛说经。四王光影，明如盛火。迦叶夜起占候，见佛边有四火。明旦行问：『大道人亦事火乎？』佛言：『不事火也。』」曰：『昨夜此间有四火，何也？』佛言：『昨夜四天王来下听经，是其光耳。』迦叶念言：『是大沙门极神。虽然，尚未得道故，不如我得罗汉也！』

「佛止树下第二天，帝释夜复来下听佛说经。帝释光影，甚益大明。迦叶夜起占候，见佛边火光倍于昨四火明，心念：『是大沙门续事火也。』明旦复行问：『大道人得无事火？』佛言：『不也。昨天帝释来下听经，是其光耳。』迦叶念言：『是大沙门乃神圣。虽然，未及于道，不如我得罗汉也！』

「后夜，第七梵天又下听经。梵之光影，倍于帝释。迦叶夜起占候，见火光益大明盛。明日问：『大道人事火乎？』答言：『不事火也！』『昨夜火光益明大，何也？』

「佛言：『昨夜梵天来下听经，是其光耳。』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，神则神矣，然未得道，不如我得罗汉也！』」

「迦叶五百弟子，人事三火，合千五百火，明旦燃之，火了不燃，怪而白师。师言：『疑是大沙门所为也。』即行问佛：『我五百弟子，凡事千五百火，今旦燃之，火皆不燃。是大道人之所为乎？』佛言：『卿欲使火燃不？』问之至三。曰：『欲使燃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当燃。』应声皆燃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，神则神矣，然未得道，不如我已得罗汉也！』」

「迦叶身自事三火，明旦燃之，又不可燃。心念：『复是大沙门所为也。』即行问佛：『我自事三火，今旦燃之，了不可燃。续是大道人所为耶？』」

「佛言：『卿欲使火燃不？』问之至三。曰：『欲使燃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当燃。』应声皆燃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，神则神矣，然未得道，不如我已得罗汉也！』」

「火燃之后，迦叶欲灭之，不可得灭。五百弟子及诸事火者，共助灭之，而了不灭。皆言：『大沙门所为也。』」

「迦叶行问佛：『火既燃矣，今不可灭？』佛言：『欲使灭乎？』曰：『欲使灭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当灭。』应声即灭。迦叶故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不如我得道真也！』」

「迦叶行白佛言：『愿大道人留此，不须复远行，我自给饭食。』即还勅家，明日作好饭，施床座已；食时自行请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随后到。』迦叶适去，佛如人屈申臂顷，东适弗于逮界上数千亿里，取树果名阎逼，盛满钵还。迦叶未至，佛已坐其床上。迦叶后到，问：『大道人从何道来？』佛言：『卿适去，我东到弗于逮地取阎逼果，香美可食。』便取食之。佛饭已去。迦叶续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明日食时，迦叶复请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随后到。』迦叶适去，佛便南行，极阎浮提界数千万里，取呵梨勒果，盛满钵还。迦叶未归，佛已坐其床。迦叶至，问：『何缘先到？』佛言：『卿适去，我即南行极此地界，取呵梨勒果，亦香且美。』便取食之。佛饭已去。迦叶续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明日，迦叶复行请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随后到。』迦叶适去，佛西到拘耶尼界上数千亿里，取阿摩勒果，盛满钵还，先迦叶归，坐其床上。迦叶后至，问大道人：『从何而来？』佛言：『卿适去后，我西适拘耶尼地，取阿摩勒果，香美可食。』便取食之。佛饭已去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明日，迦叶复请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随后到。』迦叶反顾，忽然不见佛；佛以神足，北适鬻单越界上数千亿里，取自然粳米，满钵而还，先迦叶至，坐其床上。迦叶后至，问：『大道人复从何来？』佛言：『从北鬻单越地，取此成熟粳米，快美且香，卿试食之。』佛饭已去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明日食时，佛持钵自到迦叶家，受饭而还。于屏处食已，念欲澡漱。天帝知佛意即下，以手指地，水出成池，令佛得用。迦叶晡时，徜徉聚中，见有泉水，怪而问佛：『何缘有此？』佛言：『吾朝得卿饭，于此食已，念欲澡漱，天帝释指地，令有水出，汝当名此为指地池。』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佛还树下，道见弃弊衣，取欲浣之。天帝知佛意，即到颯那山上，取正四方成治好石，来置池边，白佛言：『可用浣衣。』佛欲晒衣，天帝复行取六方石来，给晒衣。」

「迦叶见池边有两好石，又问：『何缘有此？』佛言：『吾欲浣濯及欲晒衣，天帝到颯那山上取此石来。』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佛后日入指地池澡浴毕，欲出，无所攀。池上素有树，名迦和，绝大修好，其树自然曲下就佛，佛攀而出。迦叶见树曲下垂荫，怪而又问。佛言：『吾入池浴，出无所攀，是故树神为我曲之。』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」

「时摩竭国王及吏民，以岁节会礼诣迦叶所，相娱乐七日。迦叶念佛神圣明智，众人见者，必俱舍我而共事之，当令其去七日快也。佛知其意，即隐七日。迦叶后日又念：『间者我有节会余食甚多，得大沙门来，饭之快耶！』佛遥知之，实时来到。迦叶喜言：『大道人来，一何善也，我适欲相供养。中间何为七日不现？』佛言：『间者王与吏民共会七日，卿意念言：『是大

沙门，神圣明智，众人见者，必俱舍我而共事之，当令其去七日快也。」是故我去。卿今念我，故复来耳。」迦叶心念：『是大沙门，乃知人意。虽然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尔时迦叶五百弟子，适俱破薪，各举一斧，斧皆不得下，遽共白师。师言：『是大沙门所为也。』即行问佛：『我诸弟子，向共破薪，斧皆举而不下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斧当下。』斧即下。下之后，斧皆着薪，举之不举，复行白佛：『今斧适下，又皆不举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今使斧举。』即举得用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时尼连禅水，长流馱疾，佛以自然神通，断水令住，使水隔起，高出人头，令底扬尘，佛行其中。迦叶恐佛为水所漂，即与弟子俱，乘船索佛。迦叶见水隔断，中央尘起，佛行其间。迦叶呼言：『大道人乃尚活耶？』佛言：『然，吾自活耳。』又问佛：『欲上船不？』佛言：『大善。』佛念：『今当现神，令子心伏。』即从水中，贯船底入，无有穿迹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，神则神矣，然不如我已得罗汉也！』

「佛语迦叶：『汝非罗汉，亦不知道真。胡为虚妄，自称贵乎？』于是迦叶心惊毛竖，自知无道，即稽首言：『大道人实神圣，乃知我意志。宁可得从大道人禀受经戒作沙门耶？』佛言：『且还报汝弟子，报之益善。卿是大长者，国中所承望，今欲学大道，可独自知乎？』迦叶受教，还告诸弟子：『汝曹知乎？我目所见，意始信解，当除须发，被法衣，受佛戒，作沙门。汝等欲何趣？』五百弟子曰：『我等所知，皆大师恩，师所尊信，必不虚妄，愿皆随从得为沙门。』于是师徒，脱身裘褐，及取水瓶杖屣诸事火具，悉弃水中。俱共诣佛，稽首白佛言：『今我五百弟子，以有信意，愿欲离家，除须发，受佛戒。』佛言：『可！诸沙门来。』迦叶及五百弟子，须发自堕，皆成沙门。

「优为迦叶有二弟：次曰那提迦叶，幼曰竭夷迦叶。二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，庐舍列居水边。见诸梵志，衣服什物，诸事火具，皆随水流。二弟惊愕，恐兄师徒五百人，为恶人所害，大水所漂。即与五百弟子，逆水而上。见兄师徒，皆作沙门。怪问：『大兄年百二十，智慧高远，国王吏民，所共宗事。我意以兄为是罗汉，今反舍梵志道、学沙门法，此非小事。佛岂独大，其道胜乎？』迦叶答言：『佛道最胜，其法无量。我虽世学，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。其经戒甚清淨，我今以见慈心度人，以三事教化：一者道定神足，变化自然；二者智慧，知人本意；三者经道正行，随病与药。』二

弟各顾谓诸弟子：『汝等欲何趣？』合五百人，俱同声言：『愿如大师。』即皆稽首，求作沙门。佛言：『可！诸沙门来。』二弟及五百弟子，皆除须发，即随佛后，复成沙门。

「佛便有千沙门，俱到波罗奈夷县丛树下坐。」

佛诸弟子皆故梵志，佛为诸弟子现神变化：一者飞行，二者说经，三者教诫。诸弟子见佛威神，莫不欢喜，作礼奉行。

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85 太子瑞应本起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3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范振业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